

往事如昨

乡村记忆

## 去见武兄

赶起大车  
送公粮

口述/宋召良 整理/曲京溪

韩勋德

五十一年的距离有多远？是从少年到白头的全部光阴，是从烟台到潍坊的三百公里，是握着你的手、望着你的脸，却不知从何说起的那一刻沉默。

我决定去见从小学到初中的老同学，打小唤作“武兄”的韩武德。说来惭愧，同在一个省份，彼此挂念了几十年，真动身却拖到人老了，腿脚跟不上心思，心怕这一趟再不去，就真去不成了。

多亏先前视频过一次，当武兄开车来接我时，我俩几乎同时认出了对方。他不再是记忆里那个一米八二的挺拔少年，我也早不是当年跟在他身后的瘦弱跟班。四目相对，最先涌上来的不是热

络，是一阵恍惚——原来半个世纪的风霜，都刻在了彼此的眼角眉梢。

没有电视剧里热烈拥抱、泪流满面的场景，只有两双手紧紧攥着，好久没有松开的不甘。掌心的温度是陌生的，带着各自五十一年的人生；可那份踏实感又是熟悉的，像小时候他把手搭在我肩膀上说“没事，有我呢”。

武兄先开了口，笑着打量我：“你可比小时候那瘦干样发福多了！要不是提前视频，今天准认不出。”我哈哈应着：“现在日子好了，可肉菜没了小时候的香。”他点点头，又摆摆手：“不说这些，别扫了咱见面的兴。”他还是那个样子，凡事往前看，

不恋旧、不叹气。

初中时的武兄，是我们的班长。性子像《水浒》里的武松，爱打抱不平，偏偏成绩也不差。我和韩奋德当班委，三个人成了班里的“三剑客”，什么事都一起商量。那时我瘦得小脸蜡黄，他已是膀大腰粗、红光满面，在那个饿肚子的年代，他那副好身板简直是个奇迹。我跟他后头，心里踏实得很，好像天塌下来也有他顶着。

十七岁初中毕业，武兄去了寿光羊口化工厂。他肯吃苦，不到两年就提了班长，二十出头又升了职，还收获了爱情——对象比他小一岁，个子高，长得俊，家是城里的，准岳父岳母都是国家干部。

的水比海水还咸，养出来的虾自然鲜。”在虾场，我用手沾了点池水尝了尝，咸得跟吃盐似的。这么咸的水，虾能活，大概万物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——就像武兄，在别人觉得该歇歇的年纪，还在那池咸水里扑腾得有滋有味。

二十二年的养虾生涯，他只赔过三年。前几年因特殊原因水产行业不景气，跟他一起养虾的好几家赔了钱，他反倒挣了六七十万。我问诀窍，他说：“一是水质好，二是懂管理、能吃苦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眼里带着劲儿，跟五十一年前在班里发号施令时一模一样。

可他到底不是五十一年前的少年了。有天晚

里越来越小，最后拐进了通往虾场的那条路。他大概又忙着去给工人送东西、去查夜、去跟偷虾的人斗智斗勇了。七十岁的人，还在为每天的日子奔忙，这奔忙里有辛苦，也有踏实。

回程的路上我一直在想，我们这代人啊，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，就是在各自的位置上守着、熬着、扛着。武兄守的是那片咸水，我守的是笔下的文字。守住了，就是一辈子。

五十一年的距离，原来不是从烟台到潍坊的三百公里，也不是从少年

上，我们难得坐下来说了会儿话。我问他：“干到什么时候是个头？”他愣了一下，望着窗外说：“不知道，能干就干吧。歇下来干啥？打牌下棋？我不喜欢。陪老伴？天天都陪着呢。”顿了顿，又说：“其实是不敢歇，一歇就怕自己真老了。”

这句话让我沉默了许久。我想起自己退休那阵子，也是浑身不自在，总觉得日子突然空了。后来慢慢习惯，可那种“被需要”的感觉，确实找不回来了。武兄还在虾场被需要着，被工人需要，被那1500多亩水面需要，甚至被偷虾的人需要——这么一想，他的忙碌倒成了一种福气。

那年他四十八岁，从头学起，一干就是二十二年。

到白头的半世纪光阴，而我终于读懂了——他当年拍着我肩膀说“没事，有我呢”时，那份担当的分量。那时我只看到他的高大，现在才看懂，他要扛起的，从来不只是自己的日子。

车到烟台，我给武兄发了条信息：到了，放心。他回：好，下次再来。

下次这两个字，是念想，也是盼头。人老了，日子越过越薄，可只要还有下次，就还能往前看。武兄说得对，凡事往前看，不恋旧、不叹气。这也是他教我的崭新一课。

18岁那年，我跟爷爷学会了赶大车，当车把式多年，拉过石头拉过砖，拉粪拉土经常干，拉麦子拉苞米是家常便饭。记忆最深的是当年第一次赶起大车送公粮的经历。

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事儿。那一年，我们村的小麦获得了大丰收，亩产达到约300公斤，这是前所未有的高产，抓起一把，都是籽粒饱满。打完场，晒干粮，就该送公粮了。那时候，踊跃交纳爱国粮，是农民的本分，也是农民觉悟高的体现。当时的公粮分三种：第一种是纯公粮，国家不给钱；第二种属统购粮，给少量钱；第三种是超购粮，价格高一些。因为价格比市场便宜很多，所以后两种也叫“爱国粮”，统称公粮。至于交多少，公社根据各村土地面积和土质情况，给各大队下达交粮指标，大队再将任务分配到各生产队。因为这年大丰收，所以公粮数目创了新高。为表达丰收后的喜悦心情，村书记安排全村四个生产队统一时间去送公粮，每个生产队大车两辆。因为公粮要又干又净，所以我们队长上午就安排劳力摊场晒麦粒。吃过午饭开始装麻袋，会计过磅，每袋90公斤。每车装二三十袋，重约两吨半，每车配三名壮劳力装车卸车。

装满了车，就到村东头大道上等候其他生产队的大车。不一会儿，其他三个队的大车也如约赶来，共八辆大车一字排开，由我打头，浩浩荡荡出了村，向北拐上青沙公路。每辆大车一般由一匹壮马驾辕，一头骡子拉套，白杨树的树影在路面上摇曳，骡马的蹄子嗒嗒有节奏地响着，骡马脖子下的铜铃铛，叮当叮当，发出清脆悦耳的撞击声。路两边的人们向我们投来羡慕的目光。那时刚看过电影《青松岭》，大伙都在学唱影片主题曲《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》。我来了兴致，站在大车前沿，背靠麻袋包，“叭”地甩了一个响鞭，扯开嗓子唱开了：“长鞭哎，那个一呀甩地，叭叭地响哎，哎咳依呀，赶起那个大车出了庄呀哎嗨哟……”我就会唱这两句，往下不会了，就卡了壳。像是排练过似的，这时，躺在麻袋上端的一个青年突然接上茬：“出了庄去干什么？”我急中生智：“赶起那个大车，送公粮呀哎嗨哟。”车上车下的人都哈哈大笑。

离公社粮所越来越远，转过弯一看，我的天哪！送公粮的车排了一里多长，有马拉大车，更多的是小推车，我们只能按顺序排上，慢慢向目标靠近。负责验收小麦的是一位中年男子，大家都叫他胡主任。胡主任手里拿着一把带槽沟的大铁锥子，铁锥子捅进麻袋，带出一些麦粒，用手指头捏几粒填进嘴里咬一咬，然后报出等级，他身后的女同事便将等级写在事先准备的小本纸上，撕下来，递给送公粮的人作为兑钱凭证。

回到生产队，豆腐坊里已炒好了一盆老黄瓜，铁锅里的水也烧开了，妇女队长正在下散装的挂面，准备犒劳我们这些有功之臣。大伙也确实饿了，八个人吃了12斤挂面！

二

见面时恰逢收获季，也是他最忙的时候。七十岁的人了，每天往返三十多公里，虾场、家里跑好几趟——不光为虾，还为了老伴。她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膝关节滑膜炎，武兄总不放心，只要虾场不忙就赶紧回家照顾。

我们五十一年没见，心里攒了一肚子话，可虾场的事不等人。每天晚上一起吃饭，他手机总响个不停，都是工人打来的：偷虾的又来了，专挑天刚擦黑、看场的人去吃饭时下手。武兄放下筷子叹气：“这是跟咱斗智斗勇呢。”我看他坐不住，赶紧劝：“你快去虾场吧，咱以后又不是没机会见面。”他看看我，眼里的歉疚让我心里

三

欢愉的日子总是匆匆，我跟武兄说来这么多天，该回烟台了。他愣了一下，赶紧挽留：“再多住几天，过两天就不忙了。”我摇摇头。他心里明白，这一别，下次再见不知是哪年，也不知身体还允不允许。他没再劝，只说：“今晚让工人捞些虾，明天带回去给弟妹尝尝。”我推辞，他坚持：“那可不行，得让弟妹亲口尝尝咱的虾。”

离别时，他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班里这么多老同学，这么多年，你是第一个专程

一酸——这把年纪了，还要为生活这么拼。

其实细想想，我有什么资格心酸？他比我大两岁，脸膛红扑扑的，走路带风，看着像个小伙子。反倒是我，外人见了总说我更显年纪。这大概就是体力和心气的差别——他还在往前奔，我已经开始往回看了。

那几天在武兄家做客，顿顿都有虾。每次都是挑最大最鲜活的，用水煮熟，吃的就是原汁原味。煮熟的虾，像一轮轮小弯月，看着就让人胃口大开。我不管不顾地吃，直吃到有些反胃才停下。武兄笑我：“至于吗？又不是没吃过。”我说：“不一样，你这虾没有土腥味。”他点点头：“池子里

来看我的。你能来，我打心底里高兴。”我鼻子一酸，五十一年了，他还是那个把情义看得很重的人。我邀请他和嫂子方便时来烟台，他爽快地应下来，可我们心里都清楚，这个“方便时”有多不确定。

车子缓缓启动，潍坊的田野在窗外铺开。我想起少年时，我们曾在这片土地上奔跑，那时不知道前路有多长。现在知道了，却已走到傍晚。好在，傍晚还有这样一次相见。

武兄的身影在后视镜